

撰敬國經蔣

親父的我



行印股業事化文京燕
司公限有份京燕

蔣經國敬撰

我的父親

燕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行

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八月初版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〇三〇號

我的父親

工本費新台幣壹拾伍元正

著作者 蔣 經 國

出版兼 發行 者 燕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發行人 熊 逸 民

發行所 燕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七一號

電話〇二二三九三一六六五二

郵政劃撥帳號第一九七七一號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目 錄

- 一 寒天飲冰水，點滴在心頭……………一
- 二 一位平凡的偉人……………一五
- 三 怎樣渡過了最險惡的一年……………三五
- 四 殷憂啓聖多難興邦……………四七
- 五 反共奮鬪三十年……………六一
- 六 我所受的庭訓……………七九

附家書三十六件

一 寒天飲冰水，點滴在心頭

先祖父去世時，家父年僅九歲，就開始與先祖母過着一種孤苦伶仃的淒涼生活。

家父嘗說：

『先妣之苦節與中正的孤露，有非他人所能想像及之。』

家父在十三歲那年出外就傅，十九歲離家東渡學習軍事，返國後，參加部隊，許身革命，追隨 國父，矢志救國；經歷東征北伐，統一全國，剿匪抗戰，而獲勝利，以至今日擔當反共抗俄中興大業，這是一部用血和淚所寫成的苦鬥史。

家父在一生奮鬥之中，不但在精神上始終抱着孤臣孽子的襟懷，而在實際生活上，更深地體味了孤臣孽子的艱苦。九歲喪父，情似孽子；國父逝世，更類孤臣；而在革命過程中，又不知遇到了多少困難和危險，受到了多少敵人的圍攻和打擊，其間更有悽楚慘痛之情，匪可罄述。但是 家父從不灰心，從不氣餒，百折不撓的爲革命努力，爲主義奮鬥。任何險惡的環境，固不能動搖 家父的革命信心，任何頑強的敵人，亦屈服不了 家父的革命意志。 家父說：

『在萬事中都能知足，不論如何苦痛恥辱和險惡環境裏，毫不沮喪，亦不失望。』

五十年來，我的父親堅守信心，始終不渝；見危授命、臨難不苟、逆來順受、委曲求全，所以能忍辱負重，克渡難關、英明果斷、轉危爲安。這種大智大仁大勇的精神，決非平常人所能具有，唯家父有至高至上的靈明，至大至剛的信心和愛力，以及至聖至潔的人格，所以才能做到「四面受敵，卻不被困住；心裏作難，都不至失望」的境地，往往「能在千鈞一髮之際，運用信心，可在獅子口中反敗爲勝。」我常常思索研究，這種強大無比的革命力量，到底發源在那裏？

去年過年的時候，家父給我一本『荒漠甘泉』，叮囑我將他老人家在此書中的批註，全部抄寫一遍，家父自民國三十三年七月起，直到如今，每日誦讀此書，這是一本基督教教的書籍，其中每天有一篇勉勵讀者前進奮鬥的文章，涵義正確而深刻；家父在每一篇文章上，都作批註，也就是一種讀後的感想。我抄完了全書之後，認爲家父之所以有那種不畏艱難的毅力和勇往直前的決心，乃是因爲有一顆救人救國救世的至誠之心，而至誠所發揮的力量，才是無限無量，既不受空間的範圍，亦不受時間的局限的。西哲有言：『婦女弱者，爲母則強。』一個母親爲了要救自己的兒子，可以不顧一切困難，冒最大危險，甚至犧牲自己身體和生命；這就是因爲做母親的有一種愛子女的赤誠。我的父親有了愛民族愛黨國和愛同胞的至誠之心，所以能忍人之所不能忍，受人之所不能受；出生入

死，克服萬難，無論在過去，在現在，在將來，都是抱着這種精神在奮鬥，在努力，這就是家父強大無比的革命力量的淵源；正因為有此強大無比的革命動力，所以有永遠勝利的革命事業；所以是永遠勝利的革命領袖。

家父是忠實的革命者，亦是虔誠的基督徒，信仰基督教，最堅定，最澈底，亦最赤誠。
家父說：

「信徒應當一無罣慮，你在基督裏，必賜你出人意外的平安。」

又說：

「神的行事，有程序與時候的，祈禱是下在地裏的一粒種子，還須用信心的力量去栽培他，才能生長。」

家父信仰基督教，決不是迷信，而是有其高深的哲學基礎。家父曾說：

「我們中國「天人合一」哲學思想，乃是承認了「天」的存在，亦就是承認了「神」的存在。故「天曰神」，又曰「神者，天地之本，而為萬物之始也。」這個觀念，自然和共產匪徒無神論的唯物主義的觀點，是水火不能相容的；然則天與神究竟是什麼？其與人的關係又是如何？中庸說：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」。又說：「上天（神）之載，無聲無臭，至矣！」詩經大雅說：「無聲無臭，昭事上帝（神），上帝（神）臨汝，無貳爾心。」這就是天即神，天即心與「天人合一」的證明。不過中國哲學思想的尊天事神，決不是如後來世

俗迷信之後，所認為「活靈活現」的菩薩，而是爲了我們確立人的精神價值，亦就是使吾心中常有主宰，因此「天人合一」觀念，實在就是儘量提高人的價值。」

又說：

「『天人合一』的哲理，就是「心物一體」論的根源，要瞭解這個問題，必須追溯中國哲學思想中一貫相傳的道統，這個哲學的最大特點，就是要從人的自然生命活動中，發現其崇高的道德價值，以別於禽獸，以攝理萬物。」

又說：

「惟有「天人合一」的尊神論者，纔能樂道順天，不憂不懼，安心立命，生死不二。」

家父是一個革命者，以救苦救難的革命事業，來充實基督徒的生命；家父是一個基督徒，以背十字架的基督精神，更堅定了革命者的意志；因此家父以極其超然而又非常自然的態度，來從事於革命大業。

家父有其崇高的靈性修養，正如聖經所說的：『你要保守你心，勝過保守一切，因爲一生的效果，是由心發出……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，你的眼睛當向前直觀，要修平你腳下的路，堅定你一切的道，不可偏向左右，要使你的腳離開邪惡。』

家父喜讀「荒漠甘泉」，且於深心印證之餘，在各章的後面加以批註。我們讀過這些

註，就更可以體認 家父的靈性修養。現在恭錄四章內容並批註於后：

(一)

『「存心忍耐，奔……」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，「奔」的時候，常是缺乏「忍耐」的時候，因為「奔」的時候，常是急急想達到目的的時候，我們平常說起「忍耐」，立刻就會聯想到「靜止」。然而我以為靜止的忍耐，並不是最難作到的忍耐。』

『我相信有一種忍耐更難作到，就是那同時能「奔」的忍耐，固然，在悲傷的時候不動，在不幸的時候不言，需要極大的忍耐，可是我知道一件事，需要更大的忍耐，就是在襲擊之下，繼續工作，心中負着重壓，仍不停止前奔，靈裏深感痛苦，仍然勉力盡職，這纔是基督的忍耐。』

『許多時候，神要我們學習忍耐，不是在床上，乃是在街上，神要我們埋葬我們的悲哀，不是在寂靜中，乃是在活動中——在工作的時候，沒有一種埋葬比這種埋葬更難，可是這就是所謂「……存心忍耐……。」』

『哦！人子啊，這就是你的忍耐！這就是又等又奔的忍耐！雖然你沒有一刻不背負着極大的憂傷，可是看見你仍在迦拿變水為酒，在野地變餅變魚，人都向你求雲中的虹，我

要向你求更大的，求你叫我作一條雲中之虹，一條叫別人喜樂的虹！」

批註：一、此篇爲我一生革命工作之寫照。

二、信徒在敵人重壓與襲擊之下，靈性最感痛苦之時，仍要忍耐不息，努力盡職。

(二)

「神試驗我們的時候，把我們的信心當作中心的目標，如果別的可以免去試驗的話，信心是必定免不了試驗的。許多時候，神把我們喜樂的甲冑剝去，讓我們遭遇一些恐懼危急的經歷，要看我們的信心，在試煉中受不受到損傷，真實的信心能絲毫受不到損傷。」

「保羅說：『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』，雖然他的頭，他沒有守住，人雖能把他的頭斬去，卻不能把他的信心斬去；他引以爲樂的有三件事——「那美好的仗，我已經打完了；當跑的路，我已經跑盡了；所信的道，我已經守住了。」其餘的一切算什麼呢？他獲得了勝利，他贏得了獎賞，他不但在地上得到欽仰，並且在天上得到稱讚，爲什麼我們不能像他那樣以得着基督爲至寶呢？爲什麼我們不能像他那樣忠於真理呢？啊！這是因爲我們沒有他的算學，他與我們算得不同；我們算爲得着的，他算作有損的，但是如果我們要像

他那樣得着冠冕，就必須有他那樣的信心，並且像他那樣守住信心。」

批註：一、本篇無異爲我十年來經歷所寫也。

二、信心最大的試驗——被世人遺棄之時。

（民國四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批註）

(三)

「牆上的石頭說：「我們是從遙遠的高山那邊來的，火和水鍛鍊了我們好久，不過將我們造成了峭壁，而人手乃將我們造成了一所住宅，你們的子孫在裏面生長，受苦，享樂，得到休息和庇護，學習造我們的主——也是造你們的主——所給他們的功課；但是我們得到今天的地步，是曾經經歷了許多苦難的；火藥會炸裂了我們的心，利斧劈開了我們的肺，那時我們覺得這樣摧殘我們，是毫無理由的，因爲我們仍在石坑裏醜陋的橫着，毫無用處。後來我們逐漸被人手截成了整齊的石塊，到了現在，我們已經完備了，已經在這裏盡職了。」

「你們卻還在石坑裏，還沒有完備，所以你們正像我們從前一樣，還有許多事情解釋不通，但是有一件事是我們所知道的：有一天，你們將要被神手（非人手）安置在天殿裏

作活石。」

批註：一、這又是我二十年來的生活和環境。

二、琢磨成材，試鍊其所必須的經歷。

（民國四十年批註）

（四）

『沒有一件東西可以動搖我。』

『許多時候，靜比動更費力，靜是力的最高效能，對於那些一無根據的最惡最毒的控告，主始終「甚麼都不回答……連一句話也不說，」以致審判官甚覺稀奇，對於那些無理的侮辱，不堪的虐待和嘲笑，連旁人都會激起忿怒，可是主始終鎮靜，祂大有能力，纔能不動，凡曾受過冤枉、毀謗、虐待的，都知道維持鎮靜，需要何等大的力量。』

『使徒保羅不是說：「沒有一件東西可以傷害我，」傷害是一件事，搖動又是一件事；使徒保羅的心頂仁慈，我們沒有讀到過有那一個使徒曾像使徒保羅那樣痛哭過。雖然保羅的心頂仁慈，頂溫柔，但是却沒有一件東西可以搖動他。他的看法和我們的看法不同，他不貪安適，他不以性命為念，他所追求的只有一件，就是對主至死忠心，要得主的喜悅

批註：一、這是二十四年來我的處境，而以近四年爲尤然。

二、靜是力的最高效能，含冤不伸，任人侮辱譏刺，與最惡最毒無根據的控告，都不答辯；始終鎮靜如常，這是何等大力。

（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十日批註）

家父於民國三十四年一月三日在『荒漠甘泉』上批道：

『去年下半年飽經艱危，而能堅忍不拔，安然渡過者，實得力於此書不少也。』

由此可知精神力量，是如何的偉大了。亦只有精神的力量，才能戰敗敵人，爭得最後的革命勝利

從 國父倡導革命以來，已有七十餘年，我們在此期間，不斷地在與敵人戰鬥，有過無數次的失敗，亦有過無數次的勝利，可是到今天不但沒有得到最後的成功，而且在民國三十八年，竟遭受了空前的大失敗。俄帝共匪用最卑鄙惡毒的手段，最殘暴瘋狂的武力，竊據了大陸，我們被迫退到臺灣；可是我們並不因此灰心，且深信今日正是轉弱爲強，轉危爲安的機會。經過大難之後，只要我們不向敵人屈服，誓死奮鬥下去，必能愈戰愈強，爭得更大的勝利。因爲我們所進行的戰爭，是革命的戰爭，是爲國族爭獨立，爲同胞爭自

由的正義戰爭。我們靠着革命戰爭一定勝利的信心，在萬難中推翻了滿清，消滅了軍閥，打倒了日本帝國主義。今日亦是一樣的要靠着這種信心，來打倒俄帝，消滅共匪，不要因為時間漫長，而動搖自己的信仰。從宇宙真理上看，一千年和一萬年，同一小時和一天的時間，並沒有什麼不同。在為真理而奮鬥的勇士看來，驚濤駭浪和風平浪靜的環境，也並沒有兩樣，因為真理是永遠不變地存在於人間的。一個有高度信仰的革命信徒，決不會因勝利而驕傲，亦不會因失敗而灰心，決不會因順利而大意，亦不會因艱險而懼怕；不要為今晚着急，因為長夜盡了，一定天明；亦不要為明天憂慮，因為苦難終久是要過去的。在革命過程中，決不能以一時的得失，定事業的成敗。我們祇要朝着爭取正義的方向前進，那最後的勝利和成功必定屬於我們的！在歷史上亦不知道有多少所謂強國，他們打敗了，也在一天之內解甲而投降。反共抗俄的戰爭，是理直氣壯的正義戰爭，在任何環境中不要焦急，祇要堅定信心，不要徬徨，祇要繼續奮鬥，到最後沒有不成功的。西諺說：『誰會最後笑，誰是真正的笑』。

家父會說：

『事業的成敗與難易，都是由我們自己觀念與心理而決定的，我們切不可墮入魔鬼詭計

，自陷於失望的境地』。

民國三十八年，許多人受了共匪含沙射影的惡毒宣傳，對於我的父親發生了極大的誤會和懷疑；一般準備投匪的動搖份子，甚至誣衊他爲「和談的障礙」。市虎傷人，甚於蛇蝎，我的父親迫不得已，祇好引退明志。結果，中樞無人主持，民心士氣渙散，爲匪所乘；馴致整個大陸沉淪，使我四億五千萬的同胞，陷於水深火熱的鐵幕，造成了我中華數千年有史以來的空前浩劫。撫今思昔，創痛鉅深，益覺匪俄破壞和分化手段的毒辣兇狠；尤其可以看到一個民族領袖的威信，對於國家安危和民族興衰的關係是如何的重大！

爲了國家民族的生存和獨立，我的父親以耶穌背十字架的精神，委曲求全，忍受人世難堪的奇恥大辱。各方的毀謗和污衊，雖同蚍蜉撼樹，對於我的父親個人的人格，固無損毫末；可是衆口鑠金，使民族正氣不能伸張，國家重心不能鞏固，由此種下了大陸失敗的惡因，這是值得我們反省和警惕的！

我的父親弱冠就獻身革命運動，數十年如一日；如果把那堆積如山的全部史料，整理出來，正不知從何說起？我祇好對於我的父親生活史上最艱苦時期的奮鬥經過，作個簡要的敘述；期使國人明白；革命事業的締造，是如何的困苦艱難；一個民族領袖爲了救國救民，又怎樣的忍辱負重。我相信；這對於後一輩的青年，是具有莫大的啓示和教育意義的。

我的 父親的思想，是要繼續發揚中國「正統的道德思想」，也就是「王道主義」。這見之於民族政策的，就是：「對外爭取民族自身的獨立與自由，對內實現各民族的地位一律平等。」我們既無向外侵略的野心，亦沒有絲毫排外的因素；只圖維護自己國家的獨立生存和自由繁榮，對於任何外族，都企求其與吾人和平共存，平等相處與互助合作。這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，也就是我們民族主義的真諦。我們在任何時期，都迫切需要吸取西洋的科學知識與進步技術；但我們絕對不捨棄我們祖先所留傳下來的土地和文化。凡是尊重這個原則的國家，我們皆可與之為友；這是我們立國的基本精神，也是外交上永久不變的立場。我的 父親是擇善固執的人，在半世紀以來，茹苦含辛，冒險犯難，也就是為着堅守這個立場而奮鬥。瞭解了這一點，那過去我們為什麼要堅決打倒日本軍閥，在我們為什麼要澈底地反抗俄帝；我們為什麼始終反對開門揖盜的賣國共匪，也就用不着再加以說明了。因此，我的 父親一貫地主張並希望：在平等互惠的原則上，和任何友邦誠意合作。我想凡是有遠見的外國政治家，一定會完全諒解的。

凡民可與樂成，難於慮始，一時的毀譽不足以代表真正的是非，歷史上有不少的偉人，其以一身繫天下之安危者，亦常以一身盈天下之毀譽；到了最後，事功既成，初志大白，老百姓亦就完全明白他的志節和苦心了。中庸說：「君子之道，闡然而日彰，」便是這

個道理。

三十九年三月一日，我的父親又受了國人的付託和敦促，認為還是放不開自己的歷史使命，因而復職。黑夜過去，曙光襲明。

家父常說：『寒天飲冰水，點滴在心頭』。這就是他革命救國，操心慮患的寫照。爲了使四億五千萬的同胞對領袖的苦心，更加了解，我以為只有把我的父親從事國民革命的重要奮鬥事實和真相，公諸國人；因此，我就決意寫這本小書。